

掌心里的天空

孙成文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掌心里的天空



孙成文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心里的天空/孙成文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80240-928-6

I. ①掌… II. ①孙… III. ①文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8339号

掌心里的天空/孙成文 著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十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科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194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数: 0001—1000册

印 张: 8.5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0-928-6

定 价: 35.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风在灵魂高处吟唱

——孙成文诗集《掌心里的天空》序

黄文科

诗人孙成文的诗集《掌心里的天空》电子版发给我有数月，我的时间和精力已被彻底肢解了。有些我愿意做的事情，腾不出手来做；有些我答应的事情，一直拖着排不上日程；不日还有应急的任务，插进来，真是好不辛苦，也好不苦恼。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在博客上发一个不再写序言和关于个人诗文集评论的声明，把自己从劳苦和分心的情形中解放出来，做个自己能够支配自己的自由人。不过，诗友孙成文的文章除外，原因是我早已答应他老人家，二是我的诗歌评论集《与缪斯凝神》即将出版，想尽量把本土的有分量诗友的诗歌评论写出来，收到这部诗歌评论集中。因为我知天命后，大体有一个创作生涯规划，前半生集中二十多年地关注丹东地区的诗歌创作，之后关注的重心、创作的重心将有所转移。越是这样想，越怕留下遗憾，越想赶紧写出来，好投入另一个战场的战斗。可是，事与愿违，越急越抽不出时间，十几个事项一并压过来，几乎喘不过气来。孙成文的诗歌评论早就排上日程，我零零散散阅读了诗集，也零零散散做了读书笔记。好有意思，终



于有时间在光棍节坐下来，也算了结一桩心愿，好不快哉！

一、寻找孙成文诗歌的精神谱系

解析孙成文的诗歌是困难的，他的诗集《掌心里的天空》，我一连通读了三遍，并且做了阅读笔记，可是却找不到他的诗歌精神逻辑谱系。这个家伙耐不住性子，又是打电话催我，又是通过朋友委婉提醒我。你可以由着性子写诗歌，我能由着性子诗评吗？破解不了他的诗歌密码，那就不要写了，我本人从来不写自欺欺人的文章。我可以以工作忙为托词，推辞掉这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可是作为诗友，犹如战场上的战友，我们与世俗战斗，我必须有道义的担当和呼应。在阅读第三遍的时候，我似乎把握到其诗歌的“徐志摩”的味道、“闻一多”的味道。很有意思，这个漠视朦胧诗的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传统取经者，这个诗歌的“唐僧”为何舍近求远，非得要顶礼膜拜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徐志摩等新月派们？电话里，我咨询这个怪异的“唐僧”——孙成文。真的，我的判断和他的答案是一致的，他说他读大学时，就痴迷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特别是徐志摩，启迪了孙成文诗歌的灵魂，徐志摩的唯美、伤感、自由、情感的节制，诗体建筑美再造了今天的孙成文。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各种流派互相激荡，犹如浩浩荡荡的大河，不同质才有激越的浪花，才有河面的宽阔和源远流长。选择徐志摩为其艺术宗师，其逻辑性在于孙成文认同徐志摩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感伤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诗歌美学。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与新月派发生了笔战，无非是左翼作家强调人的

社会性、阶级性和革命性。徐志摩的人道主义，有对社会的关注，但更多是回到幻化的浪漫的神秘的个人的灵魂世界。差不多八十年过去了，从精神层面来说，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在其社会人格建构过程中，像徐志摩那样用诗歌的方式完善个人主义人格体系并不过时，许多诗人不和孙成文一样在“路上”吗？当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时，我们热血沸腾，三四十年过去后，我们才发现当时整个国家的思考力有限，其实那个现代化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吗！我们把人置于现代化之外好可笑呀，没有人的现代化，所谓的现代化也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壳。民族人格的现代化，不能过度迷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有可能是社会人格现代化的基石。所以，我尊重孙成文的艺术选择，因为徐志摩，有可能引领诗人进入人格现代化的屋宇或殿堂，虽然早逝的徐志摩没有完全实现诗歌的现代性。

如果我对孙成文诗歌的精神谱系研讨就此打住，似乎有些半途而废的感觉，新诗诞生后一直围绕着“人性解放”的不断深入而演进着，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也在不断演进着，草创时期的郭沫若积极浪漫主义带着新新人类确定的冲荡不羁，似火山喷发的岩浆烧毁腐朽的一切。及至闻一多、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沉淀了很多理性，闻一多的一部分是抵达现代派，而徐志摩展现心灵自由的前提下，也逐渐滑向颓废。艾青的浪漫主义带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色彩，成为民族斗争的在血与火考验下的旗帜与号角。郭小川、贺敬之的革命浪漫主义彰显了大我的宏大和政治化激情，却无不遗憾陷入人性



的空洞和扭曲；及至海子、骆一禾、戈麦和顾城，迷幻的浪漫主义与萎缩社会人格发生了激烈对抗，四位诗人分别以不同方式选择了不归路，再次证明浪漫主义是短命的。孙成文发表的第一首诗歌是在1985年，由于本身自由浪漫的个体气质，一上手，他就选择“浓烈的”爱情诗。孙成文诗歌的“浪漫主义”路径，走得不是很顺畅，原因是当时社会大气候在社会人格选择上总体偏向实用主义，浪漫主义诗歌飞翔的翅膀很容易被折断，孙成文叙述这一心理煎熬：“1989年，3月和5月，诗人海子和骆一禾都以不同方式走上不归路。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同年的8月。那是在本市一张民办的《鸭绿江诗报》组织的“全国鸭绿江诗会”上，我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友交流时，得知了海子和骆一禾（文科注：骆一禾因病去世，非自杀）两位著名青年诗人的死讯。由此，我想起了前苏联俄罗斯诗人叶赛宁1925年12月26日用血写的绝命诗：‘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远铭记我心间。/命中注定的分离，/预示着来世的重逢。//再见吧，我的朋友，不必话别无须握手，/别难过，莫悲戚——/这世间，死去并不新鲜/活下去，当然更不希罕。’我当然无法猜想，当年仅30岁的叶赛宁在旅馆投缳自尽时，与现在年仅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是不是怀着同样的念头非正常地离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么美的意象，也是一种预言吗？1989年那个夏天，让我多了层深重的痛惜！因为，海子仅仅比我小一岁！差不多的同龄人。”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危机远没有结束，而且是不断深化，犹如一步一步走到万丈悬崖的边缘：“1991年10月初，我还是

又一次听到了一个令我不忍耳闻的消息：著名青年诗人戈麦于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身缚小石块儿）。年仅24岁。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述自己当年的心情，海子、骆一禾、戈麦都是北京大学的校友，仅仅两年时间，怎么都匆匆地告别人世？我怎么也想不通，甚至产生了杞人忧天的焦虑和不安——难道说是北大的培养人的方式出了问题，还是什么诗人‘流行病’？”真正让孙成文停止诗歌创作的原因是顾城杀妻后的自杀：“1993年底至2000年初，我基本上停止了诗歌写作。原因挺简单，源于顾城。我清楚地记得：1993年10月11日是个周一，早晨，我进到办公室，同事高峰对我说：‘小孙啊，你知道有个诗人叫什么城的吗？’‘是不是顾城啊？’‘对对对，就是顾城！’‘怎么了？’我急切地问道。‘自杀了。我昨晚听收音机里说的。’高老师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近视镜。我心里一沉，这是我五年间听到的第四位著名诗人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后来在外地的诗友很快地寄给我由黄黎方编著的那本《朦胧诗人顾城之死》（花城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其中诗人唐晓渡那一篇《顾城之死》被后来证实最为真实关于顾城死因的叙述，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让我感到异常震惊：怎么会这样暴力，这还是那个被称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吗？！‘为什么偏偏是顾城？顾城可以是一切或什么都不是；他可以为诗活着或仅仅为活着活着；如果他想死，尽可以选择一种他愿意的方式去死，就是不能去操那柄斧头。究竟是什么力量？！’唐晓渡这样问，我相信很多诗人很多善良的人们都在这样追问。诗歌是罪恶吗？写诗的人是罪恶的制造者



吗？我当时又多了很深层次的思考和追问。还是那个高峰老师，他在清楚顾城自杀真相后，问过我‘小孙，你还要写诗吗？’我当时真的很无语，我想说，顾城是走火入魔，心理变态，精神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类的话，可是想想很苍白，没什么说服力……反正，顾城自杀的现实让我开始远离了对诗歌的关注”。世俗的力量是巨大的，让诗人们因为浪漫主义的人格追求而产生了精神分裂，这种现实是残酷的，这些人选择了弃世，怎么责怪诗人呢？时至今日，我对我们社会对诗人的态度依旧表示失望，诗人在为这个社会提供精神产品而成为民族的良心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世俗社会却连诗人出版个诗集都要自费，难道是诗人的错吗？只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不文明。孙成文选择了远离诗歌，这一离开就是十几年，一个人创作的黄金期就这样度过了，我当然庆幸孙成文没有跟进海子们，但是选择放弃诗歌让我们还是感到无限的悲凉。

这部诗集是2009年以后的作品，也许是差不多接近二十年的蛰伏，生命意识中的理性力量显著增强，再重新选择诗歌写作，不至于被世俗社会轻而易举地击个粉碎。孙成文即便是不再关注诗歌，其实他也根本没有离开诗歌，他全身心投入编辑他的校园文学季报《映山红》，依旧用诗歌拯救着世俗社会中的幼小的灵魂，使孩子们有着自己的精神追求，弥补我们教育结构中缺失的审美教育。《映山红》在国内有了很好的反响，自度也好，普度也好，让灵魂超越世俗，我们的民族才有可能飞翔。用诗歌与世俗作战，作家也好，诗人也好，艺术家也好，都犹如堂吉诃德在与强大的风车作战。我觉得不要觉得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文学创作环境就会有根本性的改善，那是自欺欺人的幻境。孙成文重新选择了诗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我觉得他的诗歌还不够结实，缺少有力的批判力量和战斗的姿态；沉醉于情感的有节制的抒发，甚至沉醉于某种修辞的唯美的力量；但是，作为战友，我们必须献上足够的敬意。战友，战场依旧在，我们不下火线，选择与风车作战到底。

二、孙成文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

孙成文对自己的诗歌创作，自然有其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这样表述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反对无节制的直抒胸臆的方式，追寻诗歌的音律美、图画美、与“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力求发掘生活中属于诗歌的情致，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感觉与意象，并寻求与内容相衬的诗的形式。其一，追求个性，体现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其二，强调诗歌的“纯正”品位。捍卫诗歌的“纯正”品位。以严正态度认真写诗的精神来进行诗创作的，喜欢醇正与纯粹，认为醇正与纯粹是作品最底线的要求，其三，主张理性和节制，诗人要自觉地“戴着镣铐跳舞”，把诗写得“像诗”，而不能过度放纵自己的情感。老实说，我不满意孙成文这样对自己诗歌创作阐述，原因很简单，新月派诗歌的美学传统当然可以继承，但是毕竟八十多年过去了，你的创作肯定要汲取后来各个时期诗人们的创作力量，怎么在阐述自己的诗歌几乎完全用了新月派的诗歌理论，孙成文在偷懒。我知道，他想把解析这个苦力活计留给我，谢谢他老人家这样相信我。



一、诗歌在生命和情感的沦陷中绽放。情感是生命存在的依据，诗人抒写生命的恣意和绽放，往往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这是一切浪漫主义诗人最显著的标志。孙成文是一个有格调的有才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无心于对社会的理性力量担当和批判，他醉心于生命机遇的种种美好绽放里，哪怕是一个飞逝而过的鸿影，他也要享受诗意的生命意味和饱满的生命感受。所以，就其生命的本质选择而言，他是一个自然本体的诗者。倘若你非要用社会本体论来衡量孙成文的诗意，那你可能像要求月亮释放出太阳光芒一样弄错了对象。回到生命的现实中，回到生命的幽深的世界里，诗歌就居住在那里，这是不到三年时间孙成文能够创作出一部诗集的秘密所在。我先前考虑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诗人，多从诗人的诗性思维能力这个角度加以阐释，阅读孙成文的诗歌我又发现不仅是思维能力问题，还有思维方式问题、角度问题，这是孙成文以情感为核心思维方式给我的启示。孙成文几乎不挑剔什么题材，随便拿来一个物象便能在他的诗意律动里结构成诗，树和藤的物象被诗人用滥了，几乎没有翻新的可能。可是在孙成文的笔下却很出彩：“树与藤就这样缠绵着/连体一样向上生长/叶子很绿 天空很蓝/阳光和雨露/驻足同一片叶子上/仰视还是俯视不重要/深情的眸子 交汇/闪烁在阳光的缝隙”。我们之所以有新鲜感，就是诗人的感受是新鲜的，是心脏怦怦而跳的，同时我们依旧能感知到情感带来向上的力量，这力量是人性的美好的力量所致，所以“树和藤遥望着一片月光/陷入各自的梦中 深深/梦里梦外的那个月亮里/相拥一起的藤和树”。除却所谓的道德，爱是人类最基本的

存在方式，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不管社会如何变迁，爱使人生充满力量和温暖。爱情是忧伤的，因为世俗社会的种种限定，即便不是限定的，真正击中人心的爱情肯定是忧伤的，那首《在秋水岸边》具有让人爱不释手的力量，我想了想，是那种弥漫着让人挥之不去的感伤所致：“是一种怎样的笑声/点亮了一汪秋水/闪烁的波纹/映照彼岸的目光//分明是爽朗/分明是在水一方/分明就是风吹的线路/却也无法掩饰树的忧伤//有痕和无痕的秋水/怎样掠过有根树的树/在彼岸/谁读懂了一种遥望//在没有准备的水中央/静悄悄地潜伏而来的/风之语轻轻地拂过/树的忧郁和苍茫//谁能证明这一切/没有设计的开始或结局/在秋水铺开页面上/书写幸福与忧伤的过程//还是复制那一声声/真实的笑吧/粘贴在每一片待落的叶子/让音符纷扬在彼岸的每一隅//还是链接那一处/清静秋水与婀娜的树吧/让陌生的忧伤/融注于熟悉的灿烂//水无语 树沉默 岸静谧/无声的心事是否/在秋水的尽头/注册或登录”。孙成文是一个有才情的诗人，他的自由的心灵犹如一棵树，将自己的所有都袒露在阳光下，我想起他心灵上的导师徐志摩，这么多年过去了，徐志摩留给世界是饱满的才情和纯洁的可爱，孙成文也应该是这样。爱在诗人笔下不光是幻想，我在孙成文的爱情诗中读到了带着生命气息的爱的哲学，比如：“在月光之外 心灵之中/驻足的是花的风韵/还是花的魂灵/这种热爱/肯定在不断丰富的年轮中/找到伏笔 找到佐证。”比如“花开的势头/无论热烈还是沉静/无论醒目还是茫然/都为自然所赐都为心灵所养”。比如“花与人 人与花/先哲们曾经无数地演绎 比对 /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推翻



这些演绎和比对/可是 花与人/肯定以生命的形式/悄然地来 悄然地去/——携 缕缕香魂/揣 种种幻想”。还比如“我 守着温暖睡去/梦中 驻足的那朵白莲/在火热的情怀中/欣然地 醒着/用久久的凝望/遥想着海的心事”……爱，既是一个人心灵的解放程度，也是一个让人所能达到的人生的哲学高度，读到这些诗句，我坚信这话说得很对，似乎也应该唤醒我们一些东西。

二、诗歌在时间和世相的塌落中沉思。海德格尔说，思是诗之核。在象与意之间，思是桥梁和纽带，没有思，主观和客观焉能走到一起？对于诗歌而言，没有作者的所思，诗歌来源生活就变成一个笑话。这犹如镜子，有镜子，人在镜子里才能成像，没有镜子，人永远为人，成不了像。当然，几近天命的孙成文心中早已造出了镜子，物象或者某个意念移至其心中那面镜子里，诗歌就在纸上或屏上显现。中国社会正在急剧转型中，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种转型从1840年就开始了，当然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我觉得更为关键的社会人格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转型。转型过程难免造成迷茫和困顿，观阅孙成文的诗歌，虽然我们能够感知他坚实站在现实的生命大地上，我们依旧感受出在纷乱时相中一份孤寂和无奈。

第一，对生命无常的无可奈何。接近天命，生命流失的无助感不断被强化，我也写作这样的诗歌，我曾经将命名为物哀美，就是这类的诗歌，不过孙成文多数情况下，是以轻松的语调表达的，他不让生命无常感强化到悲凉的程度，力图把握在优美的状态，那首《一个早晨与另一个早晨》就属于这样的诗歌：“一个早晨 不过是/另一个早晨的影子/一模一样的没有什

么差别/如同那一本空白的书 翻过的/一页又一页的纸张//巨大的 不够真实的纸张/在覆盖田野的同时/也覆盖着城市和村落/一个人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听天色渐渐发亮的声音//那声音静得没有一丝风/但更像我们无法看到的微尘/无时不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流动 更确切的说是流浪/正试图曝光或埋没我们”。读到最后我们会和作者一同感受到一丝悲凉，更确切说是流浪，人生在世就是在流浪，这是现代人的感受，在流浪过程中，世界对我们“正试图曝光或淹没我们”，想一想这些，没有一定思想穿透力，我们不会感知到这些，这也是诗人的“无用之用”。

第二，对现实人生的深度品味和把玩。现实人生是艰辛的，有无奈，也有迷茫，尽管孙成文尽量不采取对抗态度，依旧感到现实的挤压和扭曲，“命运对命运开始玩笑/自然设计的一种美好/开始碍眼/寸光早就窥视鼠目/风景 没有背景”。自我在现实中悄无声息发生着改变，或者说是异化，诗人与世俗的世界达成有限的妥协，不妥协可能就重复了海子的命运。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其人格的独立性，保持独立性就要发生冲突，诗人可能在独立和妥协之间踩着跷跷板，不光是自在，也有苦痛。岁月在改变着人生，孙成文感知到自己像一块风化的石头，“遭遇一场疼痛后/ 那块石头就留在血与泪的记忆中”，哪个人的人生不被风化呢？“曾经爬满笑声的草坡 /为那块风化的石头 /沉默不语 /风化的也许不仅仅是石头 /还有天真与烂漫”。

第三，对底层平民艰辛的人文关怀。孙成文的诗意结构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许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条被他抛到脑



后，当下的诗意一定是围绕人性来开掘的，文学是人学，诗学更是人学，回归内心世界才更能体现人性的真实。孙成文出生于底层，尽管他教师生涯很自在，他依旧居住在乡下，底层人的情怀还是有所流露，本来这些“满身的泥点子和斑驳的油迹/强烈的紫外线/给你一张古铜的脸”人，在承受若干不公平的情况下，以自己艰苦的劳作为城市带来繁荣，可是他们遭遇的“有意的躲闪和厌恶眼神”，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一群和你一样命运的人呵/风里来雨里走/苦不说累也不说/毒日烤热浪蒸/看得见的艰辛/看不见的心酸/构筑着无言的/洁净的城市/装扮着不语的/美好的景观”。所以，“相对于车上的/很多种干净的想法/你的念头很简单/养家糊口/于是 你很干净/干净得只剩下/满身的泥点子”。这类诗歌在于发现，但是要规避普罗文化的负面影响。

三、诗歌在怀旧的情调和意象里再现风雅。知识分子一定是文明的传承者，胡适之八不主义造成的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决裂的态势，我们现在会以更加平和的心态超越之。中国现代诗歌断不能与古典诗歌决裂，她的血脉里流动依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孙成文的一部分诗歌保持再生的古色古典，弥漫着知识分子格调上的优雅。

第一，直接从古典意象中生发新的诗意。从字面上，我们不难找出这样的篇什，像《不想屈原》、《从鲁迅笔下走出的》、《清明节·有的人》，孙成文笔下的诗意都是从人们熟知的意象直接生发的，阿Q虽然依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与当下有了关联：“土谷祠供奉着谁已不重要/因为你最初的下榻/即使吴妈

的后代也前来瞻仰/即使假洋鬼子的后代也崇敬膜拜”，“吴妈的神态早无羞涩进而自然/你也不必愧疚自己的手触摸的那张脸/尼姑的面庞已不再绯红让从容取代”。这让我想起韩少功《爸爸》的主人翁，在中国社会精神结构中，因为扭曲和压抑，造神是活下去的动力和幻觉，倒是让我高兴的是这类诗歌有些许的反讽意味。孔乙己也是如此，我们该想不到与这样发生关联：“我说你师德高尚业余补课也不收费/否则怎么也不会总欠着那十九个钱”。像《井底的蛙石》，他翻出“千年之后/你坐枯了井也坐化了自己/你仰望的眼神凝固在蛙状的石头上”这样的诗意。《不想屈原》尽管写得太随意，但也有翻新的地方：“我说你很傻/一个人的跳水赛/连陪练的人都没有/我说你入水的动作并不优雅”。

第二，在隐晦的诗意中浮光掠影。有些诗歌引用典故是随意而为之，不知其典故，也照样不碍诗意的流畅，知其典故，也就多了一份格外的回味。像《关于一条河的命名》， “后来的后来/这里有了或暗或明的灯影/闪烁着别样的情致/渔夫不断摇动着桨声/水波或急或缓的音律/和着渔夫的节奏” 你会从这些句子里想到普希金《渔夫的故事》、朱自清、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有时，孙成文还愿意用具有古典意味的词汇，像经年、流云、只单影吊、清泪、关山、暗香、云河、微澜等等，这些词汇有些老旧，但是放在孙成文的诗歌里，便闪烁着古典情调的光芒。

第三、从正统的意象里翻新诗意。孙成文还写了怀念革命英烈的系列诗歌，这些诗歌不好写，长时间以来，几乎穷尽了

表现方式和可能，写不好就滑落到“口号类诗歌”的泥潭中。不过，孙成文情景化的诗歌处理，还是再生平民化人性化的力量。

孙成文的诗歌汲取第三代诗歌口语化的力量，他不装腔做调，注重诗歌语感方式和节奏，虽然有的诗歌写得过于匆忙，但意脉贯通，读起来自然亲切。孙成文的诗歌还注意修辞，在意象塑造中，语言的诗意处理很合理很有劲道。更重要的是孙成文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诗歌方式，所以，他的诗歌充满着自信的力量。人生永无止境，诗歌也永无止境，探索下去是必须的，因为诗歌通过不断创新和整合，总是还有更高的境界在等着你。孙成文是一种成熟的由着性子自然写作方式，显然，创作节奏太快了，慢下来，再慢下来，不断从古今中外诗歌传统汲取力量，还要深深扎进生命大地上，从时代获取情感和美学的力量，多一些精品意识，我们期待着能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2年11月17日于丹东市政府综合楼1211室

（作者系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